

浙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浙學

环境与焦虑

何 畅◎著

生态视野中的罗斯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环境与焦虑

生态视野中的罗斯金

何 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环境与焦虑:生态视野中的罗斯金/何畅著.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715 - 6

I. ①环… II. ①何… III. ①罗斯金, J. —艺术美学—美学
思想—研究 IV. ①J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353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李炳青
责任编辑 田 率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12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得知何畅的论文即将出版，分外欣慰。她还发来在旅途中所拍摄的自然美景，绿意盎然，蓬勃的生命力跃然纸上。

生命力，这正是本书的亮点。罗斯金自然是一位富有生命力的作家，他的《芝麻与百合》和《现代画家》至今脍炙人口。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批评家，罗斯金的社会思想与艺术思想一直引起广泛的关注，但他作为环境批评家的身份却一直被埋没；在我国的研究中，对他的生态思想和环境实践更是鲜有提及。现在何畅把暗月面转到了阳光下，自然意义非凡。何况她以跨学科的宽阔视野，看到环境问题超越了生态意识的范畴，而与审美、城市化、现代化、阶级正义等诸多“现代性”问题相贯通。这一主题值得不断拓展、深入，并且会引发热烈的讨论。这样，何畅把对一位百余年前的英国散文家的研究与我们当下的现实全方位地联系到一起，使文学研究不至于充当自娱自乐的“独角戏”，这一点正是本书最具生命力的地方。因此，读者可以看到，充满全书的现实关怀不仅照亮了罗斯金的思想体系，也照亮了何畅本人对生活的体察与思考。

从硕士生到博士生，何畅与我有多年之缘。我知道她自幼学习中国山水画和西洋水彩画，颇有心得；虽然放弃多年，却一直难以割舍。因此，建议她博士论文不妨研究作为艺术批评家的罗斯金。由于罗斯金毕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巨人，所以我也曾担心她难以把握。然而，在沉寂良久之后，何畅拿出了一份很好的研究计划，并且

提出以很有现实意义的生态批评作为研究视角。其间，出于对文章整体的考虑，我劝她推翻已经准备的很充分的结构，另起炉灶，她也接受了这个残酷的建议。

在论文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何畅对我既据理力争，也善于放弃。她从不顽固，但十分顽强，很有劲草的韧性。当时，除去攻读博士学位之外，她还承担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虽然常常疲倦，却总是一笑带过，终于以最快的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了论文，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答辩。这以后的两年，但凡有文章发表，她总会在第一时间告知，言谈中充满了学术热情。或许，正是这种孜孜以求的生命活力让她与罗斯金研究有着契合点，因为“生命美”正是罗斯金极力歌颂的对象。

如今何畅的著作即将面世，看着她一路成长，总是想起惠特曼的诗句：

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

谨为此序。

殷企平

2012年4月

目 录

绪论 为什么要研究罗斯金?	(1)
第一节 为什么是生态批评的视野?	(3)
第二节 有何意义及创新?	(7)
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框架和各章节内容	(10)
 第一章 环境与焦虑	(15)
第一节 普遍存在的焦虑	(16)
第二节 罗斯金对环境的“焦虑”	(22)
 第二章 罗斯金的环境实践	(33)
第一节 与自然亲密接触的一生	(34)
第二节 孜孜不倦的环境主义实践者	(37)
 第三章 艺术批评背后的环境焦虑	(65)
第一节 让风景画重回风景本身	(66)
第二节 神性自然的返魅	(90)
 第四章 社会批评背后的环境焦虑	(119)
第一节 防备的眼睛	(124)
第二节 “看不见”的眼睛	(132)
第三节 从“无序”到“有序”	(148)

第四节 自然经济学	(157)
结语 环境·文化·现代性	(174)
参考文献	(178)
附录一 国内外罗斯金研究综述	(192)
附录二 约翰·罗斯金年表	(197)
后记	(202)

绪 论

为什么要研究罗斯金？

罗斯金研究学者安东尼（P. D. Anthony）在《罗斯金的劳动观：罗斯金社会理论研究》（*John Ruskin's Labour: A Study of Ruskin's Social Theory*）一书中曾经这样讲到：“当一个罗斯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另一个罗斯金似乎会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外（When one Ruskin is in, the other seems to be out.）。”^①安东尼的话至少有两层意思：

其一，人们对这位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学者、作家、艺术评论家、社会评论家的认知基本停留在两个方面：其艺术评论和社会评论。诚然，人们对罗斯金的关注涉及其思想的方方面面，但是，“他的作品总是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人们的兴趣也往往局限在这两个方面，时此时彼”。^②

其二，上述对罗斯金的认知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虽然雷蒙德·威廉斯在评述罗斯金时明确指出罗斯金的艺术思想和社会思想“必须作为整体得到审视”^③，但是，最近几十年学术界对罗斯金的总体评价还是倾向于把他的文化生涯简单地分成两个阶段，即前一个阶段是“心智健全”的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而后一阶段则是“插手社会事

① P. D. Anthony, *John Ruskin's Labour: A Study of Ruskin's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② Ibid., p. 1.

③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9, p. 135.

务而毁了自己”的社会批评家。^①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关于罗斯金的国内外研究基本证实了安东尼的论断。

国外对罗斯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两个国家。总的来看,英美学术界对罗斯金的研究除却生平研究和自传外,主要集中在美学、艺术思想研究和社会思想研究两大块。

与国外学术界的罗斯金研究相比,我国学者对这样一个英国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关注过少。^②除零星散见于各类期刊的论文外,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系统阐述罗斯金思想体系的专著。此外,在上述研究中,我国学者关于罗斯金思想的接受也大都沿袭了英美学界的传统,即把罗斯金的批评活动分成两个阶段。例如,王佐良先生曾经这样写道:“约翰·罗斯金是美学家,后来又变成经济学家。”^③而高继海先生则有过更为明确的说法:“1854年以后,罗斯金的艺术批评逐渐让位于他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从艺术批评转向了对社会的批评。”^④

可见,从国内外关于罗斯金的研究情况来看,安东尼的论断不无道理。然而,事实上,罗斯金的思想观具有整体性,并非截然分为艺术批评与社会批评两大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视角(或者说透视点,“Perspective”)来研究他的思想体系。我们知道,英文单词“Perspective”的原意指绘画艺术中的“透视法”,后由此衍生出“视角、观点和想法”的意思。只有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透视点”,我们才能获得所研究事物的全景性和整体

① P. D. Anthony, *John Ruskin's Labour: A Study of Ruskin's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48.

② 国外研究除上述三个方面外,还有以下几个角度:黛博拉·诺德在其文章《再谈密尔和罗斯金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中,比较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罗斯金对妇女的社会角色的不同看法。印度学者哈桑(Z. Hasan)对甘地和罗斯金进行了比较研究。在《甘地与罗斯金》一书中,他分析了罗斯金对甘地的影响,并着重比较了两人在思想上的转变——罗斯金是从艺术批评走向社会批判,而甘地是从法律研究转向宗教追求。

③ 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2页。

④ 高继海:《约翰·罗斯金的艺术批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性。对此,罗斯金本人在《透视诸要素》(*The Elements of Perspective*)中也曾强调:观察者必须在眼前确定一个固定的观察视点,否则,所观察的事物就难以获得真实的体现。^①显然,从一定程度上讲,国内外关于罗斯金的研究传统缺乏合适的“透视点”。因此,安东尼的观点引发了如下问题: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视点”来理解约翰·罗斯金?从该视点来研究罗斯金又有何意义及创新?

第一节 为什么是生态批评的视野?

本书通过确立生态批评为视角,旨在指出:如果我们从罗斯金的环境思想出发来考察其艺术批评和社会批评,那么就会发现:两者间没有截然的断层和突兀的转变。此外,本书选择将罗斯金的思想体系置于生态视野中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其一,自罗斯金发表《十九世纪的暴风雨》这一演讲后,他对环境的“焦虑”和作为“环境勇士”的形象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例如,苏珊·费尔普斯·高顿(Susan Phelps Gordon)与安东尼·雷西·加里(Anthony Lacy Gully)在《约翰·罗斯金与维多利亚之眼》(*John Ruskin and the Victorian Eye*)一书中就曾指出:对罗斯金作为“环境勇士”这个形象的发掘已然成为近三十年罗斯金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原文如下:

近三十年来,罗斯金一直是大量学术研究的主题。他既被看作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人物,又被看作一个很有说服力与敏感度的作家、一个拥有丰富洞察力的预言者、一个一直以来活跃在艺术、社会和环境战场上的勇士。^②

① Carmen Casaliggi and Paul March-Russell, *Ruskin in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Essays*, London: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p. 4.

② Susan Phelps Gordon and Anthony Lacy Gully, *John Ruskin and the Victorian Eye*,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3, p. 10.

事实上,通过挖掘罗斯金的“环境焦虑”,我们发现,这种“焦虑”既渗透于他的艺术批评,又内在于他的社会批评,并且促成了两者高度的融合。因此,对其环境敏感度的研究无异于一个很好的研究视点。引用罗斯金的话来说,生态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固定的观察视点”。在生态视野中的罗斯金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罗斯金。

其二,罗斯金对环境的敏感度使他与兴起于20世纪的生态批评有众多契合点。这样的契合主要来源于两者对“环境”这一概念的共同理解。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也称“文学与环境研究”(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它于20世纪70—80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根据哈佛学者劳伦斯·比尔的定义,“生态批评”指的是“在支持环境主义实践的精神下所进行的关于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①。既然是涉及“环境”的研究,那么,“生态批评”中的“环境”到底所指何意?

对此,劳伦斯·比尔在《为了受到威胁的世界写作》中是这样理解的:他将环境扩展为“绿色与褐色的风景”,即“‘自然的’(natural)与‘人造的’(human-built)世界的范畴”,其中“既有壮美的荒野,也有环境问题的城市景观,因为两者同样受到温室效应的威胁”^②。同时,他还声称,“环境的想象”并不在林地边缘戛然而止,它应当扩展到世界上所有受到威胁的自然及城市边境。^③可见,虽然生态批评源于自然文学,并将自然和人类关系的思索作为其研究焦点,但随着这一批评趋势的发展,它所涵盖的环境则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环境”,更包括“城市环境”。正如刘蓓在《生态批评研究考评》中所说的,“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不是鼓励读者在身体上亲近自然环境,而是唤起并增强读者对人类存在之‘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的意识。而所谓的‘环境的危机’,不仅指对自然环境的威

①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30.

② Ibid., pp. 1-29.

③ Ibid.

胁,更指整个文明世界的危机。”^①

如此看来,我们完全有必要将罗斯金的思想体系置于生态视野中加以考察,因为他对于环境的研究包括了劳伦斯·比尔所说的“绿色与褐色的风景”(“green” and “brown” landscapes),而且他兼顾艺术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方法与生态批评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不相左右。更重要的是,文明与环境的悖论关系始终是罗斯金与当下生态批评的共同“焦虑”。正因为此,生态批评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观察视点。对面临着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的现代读者和研究者而言,生态视野中的罗斯金令人倍感亲切。

其三,罗斯金的环境敏感度始终是罗斯金研究传统中一个并不“热”的“热点”。

说其“热”是因为:随着国外罗斯金研究从20世纪以来转向文化研究,作为文化研究有机组成部分的生态批评开始进入罗斯金研究者的视线。

可以说,自20世纪50年代起,罗斯金及其作品逐渐进入文化研究者的视野。卡门·卡萨里奇(Carmen Casaliggi)和保罗·马奇·罗素(Paul March-Russell)在《透视罗斯金:当代论文集》(*Ruskin in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Essays*)中曾经指出:“目前罗斯金研究的基调是以文化诊断的形式来阅读他的作品。”^②国内学者殷企平教授也在《试论罗斯金的文化观》一文中尝试以文化诊断的形式再现其有机文化观。^③因此,随着这一波文化研究热潮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对罗斯金的作品进行文化解读时注意到了他的“环境焦虑”。

例如,前文所提及的《透视罗斯金》的作者就指出:在19世纪的艺术运动中,罗斯金被认为是对“现代性”的不满者之一,他的不满包括对城市生活中的商业败坏和环境破坏的不满;^④在《19世纪英国:

① 刘蓓:《生态批评研究考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Carmen Casaliggi and Paul March-Russell, *Ruskin in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Essays*, London: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p. 4.

③ 殷企平:《试论罗斯金的文化观》,《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④ Carmen Casaliggi and Paul March-Russell, *Ruskin in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Essays*. London: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p. 7.

危机与变革》一书中,克里斯托弗·哈弗与 H. C. G. 马修认为:“虽然与欧文相比,罗斯金直接的政治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他对贵族的尊重同他在经济和环境问题上越来越具有颠覆性的观点结合在一起。”^①在苏珊·费尔普斯·高顿(Susan Phelps Gordon)与安东尼·雷西·加里(Anthony Lacy Gully)合著的《约翰·罗斯金与维多利亚之眼》之中,罗斯金被称为“环境勇士”;在《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一书中,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独辟一章,讲述了华兹华斯对罗斯金的影响,以及罗斯金对维多利亚时期环境传统的贡献等。2009年最新出版的罗斯金研究专著《罗斯金的世界》将罗斯金形容为他那个时代唯一的一个对“环境”或“生态”问题表示关注的人。^②而国内关于罗斯金环境思想的论述不多,散见于戴海芬的《英国绿色建筑简史》、张灵灵的《论约翰·罗斯金的社会思想》、童兆升的《〈金河王〉的伦理思想解读》等文章。

说其“不热”是因为:上述文献虽然涉及了罗斯金的环境敏感度及其环境意识,但都浅尝辄止,并没有将他环境的讨论置于生态批评的视野中,做深入的专项研究。

从“文化转向”后的罗斯金研究来看,近几年来,与罗斯金的环境敏感度这一课题最为关联的是来自英国兰开斯特大学下属罗斯金中心(Ruskin Center)承办的罗斯金项目。在1992—1994年间,罗斯金项目讨论的主题是罗斯金与环境。《罗斯金与环境:19世纪的暴风云》就是该项目的合作研究成果。该书集中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罗斯金大多从人类自身的处境出发而关心环境,即倾向于以人类为宇宙中心,那么,我们能够把他对植物、鸟类的研究以及对地质学和气象学的探索看作广泛意识上的“生态学”吗?第二,如果说他是一位环境保护主义者(the Green man),那么,他的生态意识到底有多强?(How green is he?)与当下生态研究又有多少契合之处?诚

^① Christopher Harvie and H. C. G. Matthew,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中文部分由韩敏中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242页。

^② Kavin Jackson, *The Worlds of John Ruskin*, London: Pallas Athene Lt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Ruskin Foundation, 2010, p. 9.

然,上述讨论涉及了罗斯金在环境方面的所言所作,以及其“绿色”思想对当今环境议题的影响。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该书没有对罗斯金的环境思想做系统的阐释。除该书外,布莱恩(Brian J. Day)在其博士论文《维多利亚道德生态学:罗斯金、霍普金斯和莫里斯思想中的景色、见解与自然和文化连接》(*Victorian Moral Ecologies: Sight, Insight, and the Nature-culture Nexus in Ruskin, Hopkins, and Morris*)中指出罗斯金的环境意识是维多利亚时期道德生态学的一部分,并于2005年在其发表于SEL(*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上的《罗斯金“暴风雨”中的道德直觉》(*The Moral Intuition of Ruskin's "Storm-Cloud"*)一文中再次涉及与生态相关的议题。通过该文,布莱恩指出,由人类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污染其实是人类异化的一种形式,即人类与上帝和自然的分离。总的来说,布莱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和社会批评这两块,对罗斯金的美学思想涉及较少。

综上所述,从生态批评的“视点”出发,全面涉及罗斯金环境思想的系统、专项研究至今仍是“盲点”。因此,从上述三方面的情况来看,我们完全有必要选择生态批评作为研究罗斯金的有效“视点”。

第二节 有何意义及创新?

前文已经提到,随着国外罗斯金研究从20世纪以来转向文化研究,作为文化研究有机组成部分的生态批评开始进入罗斯金研究者的视线。客观地说,在生态批评史上,罗斯金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对环境保护所做的贡献不容忽视。早在1871年,罗斯金就在《手握钉子的命运女神》(*Fors Clavigera*)上发表了涉及“暴风雨”的文章。1884年2月4日,罗斯金在伦敦学院发表了题为《十九世纪的暴风雨》(*The Storm-Clou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的演讲。这既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又是重要的生态批评文献。它涉及了当时还未引起世人注意的“暴风雨”现象,并曾经为罗斯金赢得过“第一位绿色保护者”(the first Green man)的美称。应该说,罗斯金所表达

的生态忧患意识是世界生态史和生态批评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除去罗斯金研究者的关注外,在生态批评史中,罗斯金字里行间所体现的环境忧患意识却至今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生态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之作《二十世纪生态学:历史》(*Ec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y*)对生态学与生态思想做了历史性的回顾和梳理,却将罗斯金排除在外。^①另一本里程碑之作《大自然的网:生态思想探究》(*Nature's Web: An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Thinking*)同样如此。200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的《环境:跨学科研究文集》(*Environment: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把与生态相关的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追溯和归纳,甚至公元前1世纪的《物性》(也可翻作《论自然》)(*De rerum natura*, written by Lucretius, first century B. C. E)也被包括在内,却同样对罗斯金及其《十九世纪的暴风雨》(*The Storm-Clou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毫无涉及。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因此,本选题的研究意义与创新点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本文始终强调罗斯金的环境意识是促使其最终走向社会批评的原因之一。因此,通过确立生态批评为视角,本文首次将罗斯金的艺术批评和社会批评相融合,指出两者间没有截然的断层和突兀的转变;相反,两者是高度融合的有机整体,共同再现了罗斯金对维多利亚时期“不自然的”、“无序”状态的回应。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罗斯金从环境的角度入手,参与并建构了“文化”这一词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发展与嬗变。

其二,除将罗斯金的环境意识放到生态视野的角度下加以审视外,本文始终试图将其纳入19世纪的文化语境中来思考,即探讨罗斯金的“环境焦虑”跟他的文化观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和托马斯·卡莱尔、威廉·莫里斯的环境思想是否有关系?如果有,那么罗斯金的环境意识和19世纪的文化批评传统有何联系?

① 事实上,该书作者安娜·布雷姆维尔(Anna Bramwell)对自己的选择做出如下解释:“罗斯金的见解不够科学,他为他那个时代所开的政治处方过于道德化和宗教化,因此不能称其为生态学家”。但是,安娜也承认“罗斯金对英国生态主义中的政治理想部分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关于这一观点,详见《二十世纪生态学:历史》一书。(*Ec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y*,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6.)。

其三,本文的创新点还在于对罗斯金研究的现实意义的探索。卡门·卡萨里奇(Carmen Casaliggi)和保罗·马奇·罗素(Paul March-Russell)曾将20世纪末期罗斯金热的回归总结为人类面对千禧年的焦虑。在他们看来,正如前千禧年的焦虑激发了人们思考未来的社会一样,上述焦虑也促使我们开始重新评估过去的观点与信念,并以此来洞见当下的不安。因此,通过重新追述罗斯金对人类某些领域的影响,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评价过去的那个世纪,并为随后的世纪做好准备。^①

事实上,在重新评估罗斯金对人与环境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英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环境问题与焦虑也同样存在于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且看中国从2006年至2011年遭遇的种种环境灾难:2006年四川遭遇60年不遇的干旱,许多土地绝收,嘉陵江几乎干涸;2007年四川遭遇特大洪灾;2008年中国南方发生大雪灾,同年,四川发生大地震;2009年入汛以来,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海南、重庆10个省份的131个县(市、区)发生洪涝灾害;2011年汕头海门镇由于燃煤电厂的排污导致恶性海水污染事件,并由此引起大规模的环境正义运动。难道说,上述种种灾难和我们对环境的漠视没有关系?与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没有关系?因此,从生态视野入手研究罗斯金的环境思想,并从中获益是一个极具人文关怀的选题。

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到,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按照鲁枢元教授的话来说,中国的社会正在“从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从严格计划性经济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性社会转向开放的、商品经济型的、大众消费型的工业现代化社会”^②,并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我们转型的同时,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也在转型,并试图从经济型社会转向生态型社会。因此,从生态视野入手研究罗斯金的环境思想又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

^① Carmen Casaliggi and Paul March-Russell, *Ruskin in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Essays*, London: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p. 9.

^②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选题。

让我们再次回到安东尼的阐述。安东尼在论述“有两个罗斯金”的同时,也指出了研究罗斯金的必要性:“我们重新回归一个现在已经不太热门的作家是因为我们坚信他有值得一听的话要说,并且希望那些本不准备听的人能在阅读后改变他们的心意。”^①诚然,在本书的选题过程中,笔者始终意识到罗斯金研究在中国的“沉寂”以及资料的“匮乏”,但是笔者坚信,至少在人与环境关系方面,罗斯金有值得一听的话要说,而身处环境危机中的我们确实需要聆听这样的呼声。可以说,这是本书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框架和各章节内容

本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共为四章,章节内容如下:

第一章:该章节指出罗斯金思想体系中的环境意识绝不是“横空出世”的“焦虑”。恰恰相反,它来源于维多利亚时期普遍存在的对于“文明”与“自然”关系的忧虑和深思。同时,本章指出,与上述普遍存在的“焦虑”不同,罗斯金对“环境”的讨论不仅涉及自然环境,而且涵盖城市环境。因此,罗斯金对“环境”的讨论更具有全面性,更符合当下生态批评对“环境”一词的理解,也因此更具有现代性和现实意义。该章节在全文中起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二章:该章节指出罗斯金思想体系中的自然情节和环境意识来自其生活经历,并着重阐述了其生命后半期的环境实践。本章节与第一章一起共同说明了以下事实:罗斯金环境思想的形成是时代历史与个人历史相结合的产物。

第三章:该章节以古典“如画”美学为切入点,探讨了罗斯金艺术批评背后的环境思想。罗斯金认为,“如画”美学掩盖了维多利

^① P. D. Anthony, *John Ruskin's Labour: A Study of Ruskin's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